

二人素畜悍習朝命之出雖丁寧委備先懷慢易略不拘制終至於
陵駕主帥委棄號令揆之於情察之於法刑故之典在所當急未審
殿下宥過之教終有何意大抵威命在上丘權主一主帥之令容有未盡
褊裨之事當順指揮名為聚訟禮家尚忌况軍旅之事有死無生若無
統攝何以能濟近者紀綱陵幾名威不振下之人不知有上以矣一執
私意便不顧念其弊已至於無所忘憚雖軍機關急之間亦至於是若
因仍痼習不示威克紀綱益解名威益隳頽靡之極勢不可救豈不寒
心哉人君所與共賞罰者實在於朝廷 殿下之所以賞罰者雖自以
為至公而大臣臺諫同然一辭以為不可 殿下若思一心之所滯察
衆論之所歸無偏無黨如鑑如衡則自然知有公明顯大之所在刑典
之定固不待口舌之爭矣伏願 殿下俯察公議夬決無留慙肅軍紀
振起頹習不勝幸甚傳曰觀此劄字或曰紀綱陵夷名威不振或曰頽
靡之極勢不可救此雖近日之弊然振紀綱救弊習豈徒嚴刑重罰
而得乎予意不過於是也○夜巽方有氣如火南方電○辛丑臺諫合
司四啓前事不允上劄曰伏以祇承 上旨以振紀綱救弊習為不在
嚴刑重罰亦豈臣等之意哉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一循天命天討